

紫鹊界

□聂鑫森

老摄影家关山越开着一台小车,沿宽敞平坦的山路,登上紫鹊界的山顶时,已是暮色四合了。他从《新湘报》已退休7年,在职时是纯粹的摄影记者,丁点大的官衔都没有。退休后,当他自由自在的摄影家。退休离岗那年,在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的儿子,送他一辆小车、一套高档摄影设备,笑着说:“爹,从长沙去紫鹊界,没有车不行;你要拍出好照片,没有好设备不行。”他拍拍儿子的肩,说:“知父莫如子,这礼物我收了!”

是啊,从长沙到新化县,车程4小时;从县城到远郊的紫鹊界,又得一小时。他是午饭后出发,到县城匆匆吃过晚饭,再奔紫鹊界而来的。他挎着照相机,从车里走出来。秋风飒飒,稻香弥漫。放眼望去,远远近近,一层一层的不同形状的梯田,从山谷一直叠向山顶,最多的地方有500多层。紫鹊界周围的梯田有8万多亩,一年只种一季稻。无法使用任何现代化的耕种设备,当然也不用农药、化肥,稻米的质地极佳,价格比其他稻米贵3倍以上。而且这里成了著名的旅游地,一年四季游人如织。

暮色由淡青变成深灰,等待收获的稻田呈现出厚重的暗金色,极有质感。弯弯曲曲的田埂抛出遒劲的线条,如蛟龙腾跃。天上出现了灿烂的星光,还有一弯月牙。散落在梯田各处的农舍,亮起了红红的灶火,亮起了橘黄色的电灯光。关山越忙打开照相机,不由得大声说:“这梅坳坳果然没说大话,他说你来拍紫鹊界夜景,一定会收获,果然!”

话音刚落,不远处一座供游客歇脚的木头房子里,走出一个头扎长巾的汉子来,喊道:“关兄,我在此等候多时了。”

关山越一回头,惊喜地说:“梅兄,你怎么来了?”

“你小子打的电话,怕你有闪失哩。”

“你从谷中的八卦冲走来,几多费力,你比我

还大3岁哩。”

“别啰唆,你先拍照,我到木屋里去煮茶,等会儿我们再扯淡。”

“好。”

关山越第一次到紫鹊界来,是1975年秋,那年他正好30岁。他是从工厂宣传科调到《新湘报》当摄影记者的,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搞新闻报道的业余通讯员,但拍过不少好照片登在报纸上。上任没两月,省里“农业学大寨”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他,说新化紫鹊界开垦的梯田比山西大寨的规模还要壮观,是个值得宣传的典型。于是他陪同的人,在稻熟时节来到了紫鹊界。那时提倡采访作风的简朴,没有惊动当地任何人,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大组照片回到省城。

这组照片以专版发出,大标题极醒目:“紫鹊界——农业学大寨的标杆。”接着组照又参加了全国摄影大展。

关山越成了摄影界升起的耀眼新星,成了报社的骨干摄影记者。

有一天,关山越正在编辑部开会。忽然有人告诉他,有个来自紫鹊界的农民,在门外有事找他。他赶忙出来,站在面前的是个陌生人,三十出头,但显得老气,青裤、白短褂,赤脚套一双草鞋,头扎一条长巾,粗眉、大眼、阔嘴。

“我叫梅坳坳,是专门到省城来找关老师的,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?”

“在这里说吧。”

“不。”梅坳坳摇头。

关山越只好把他领到摄影工作室。梅坳坳顺手把门关了。

“关老师,别喝茶,我说完就走。”

“哦?”关山越觉得很蹊跷。

“紫鹊界的梯田,不是现在开垦的,是秦汉以前就开始了开垦,然后历朝历代越垦越多。之所以旱涝保收,是紫鹊界特殊的地理结构造成的,

是天地的造化,与农业学大寨沾不上边。我读过一些古书和地质资料,抄录成一份材料,给你作参考。”

梅坳坳从一个印花布做的袋子里,掏出一沓材料纸,慎重地递给了关山越。

“你怎么不直接找报社领导说,或者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?”

梅坳坳说:“谁愿意听这种不合时宜的话?我悄悄对你说就行了,因为你是个有才华的人,才华必须用在正处。好,我走了,也许……后会有期。”

望着梅坳坳远去的背影,他恍然若失。

这一夜,当关山越读完梅坳坳送他的这一沓资料后,他真的失眠了。关于梯田肇兴于秦汉之前,关于梯田历朝历代的开拓渐增;以及紫鹊界属于基岩裂隙孔隙水类型,地下水极丰富,成土母质为花岗岩风化物,岩体多节理、裂隙,疏松透水,从谷底到山顶都如此,故旱涝无碍,丰产年年……各种史料、地质信息尽列。他惊叹梅坳坳虽是个农民,却学富五车;同时又有仁心,若真的将此事揭穿,虽责任不在他,但他在报社就去大面子了。如此神奇的紫鹊界,不能不让他梦绕神牵;素昧平生的梅坳坳,不能不令他视为知己。

在此后的岁月里,他多少次到紫鹊界叩访、拍照,多少次与梅坳坳把酒临风、倾心交谈?真的说不清了。他一心一意要拍真实的、瑰丽的紫鹊界,春、夏、秋、冬,雨、晴、风、雪。他拍紫鹊界永恒不变的梯田格局,拍紫鹊界与时俱进的姿仪;新的水稻品种的试验、旅游观光的奇妙景点、农家生活的日渐富足……

他对梅坳坳经常说的话是:“当年的失误使我与紫鹊界与梅兄结缘,我要用毕生精力来为紫鹊界正名,更是为开拓紫鹊界古往今来的农民树碑立传,直到我端不动照相机,奄奄一息为止。”

今晚又拍了多少好照片,进京的影展就差这几幅了,这个组照就叫:“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。”句子出自曹操《观沧海》一诗中。

关山越听见梅坳坳打开木屋的门,走出来大声喊道:“关兄,水开了,茶沏好了,快来喝茶吧,是紫鹊界的‘锅舌毛尖’!”

“来了!来了!”

关山越想:喝完茶,要让梅坳坳站在梯田边,给他拍一张弱光肖像照,而且在影展上放置在第一张。



我就知道不该让她洗衣服,我看着镜中T恤丑陋的下摆。

T恤是女友送的。女友喜欢逛店,试穿后记下牌子,回家再上网淘宝。但对我,她几乎从来都是店里看中,直接刷卡。这件T恤就是女友选的,细纹钩织,紧贴皮肤,勾勒出隐约可见的线条。现在,它松垮垮罩在身上,像渔网兜住一条沮丧的草鱼。

“妈,我不是跟你说过,衣服洗完后要晾在圆盘撑衣架上,不能直接挂吗,你瞅现在大成什么样子了!”我吼道。

“我见你穿太紧了,洗完还专门给你揪了揪。”母亲听力下降,没听出我吼。

“什么?”我没料到,T恤不仅没受保护,还遭毒手。“你说你弄这么大我还怎么穿?”

母亲过来,把T恤变长发皱的下摆折了进去,往后退两步,“这不也挺好的吗?”接着转移话题,“起床你还没喝水呢,冷的还是热的?”

“都行。”我冷冷地说,“冷的。”

“早晨给你倒过热水,现在都凉了。我再掺点热的。”母亲说。

父亲下楼开车,关门声很大。我家防盗门需用很大力气才能关上。因此,每次关门都像砸门。我们准备动身去另一个城市,参加我表哥的婚礼。高速上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

我回到自己房间,把渔网脱下,光着上身,从衣柜捡起一件杏色旧T恤,套在身上。

我决定不和她讲话,并利用这段时间,思考和女友见面时怎么交代衣服的事。但我没忍住。

“我不是和你说过要怎么晾这衣服吗,我记得还不止一次。上次也是,临走前告诉你别洗内裤你偏洗,让我湿乎乎装包里,去学校都臭了。”我冲外面说。

母亲端着一杯水进来。我知道她看见了我皱起的眉头,这表情像我父亲不高兴时脸上复制下来的一样。

“喝水吧。”她说。

换衣服,我多半是换给她看。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惩罚,我是专家。没把水喝完,我习惯性留下一层底子。

“你再没有其它衣服了吗?这件,参加婚礼不好。”她看着我。

“走吧,我爸该等急了。总比那件好。”我没看她,起身。

“等回家我再给你用水泡下,一泡就又小了。”她没动,想了想说,“换一件吧。”

“我走了。”我走了。

最近这个城市在修路,因为新来一位领导。很多道路被挖得面目全非,一条条刀痕,像文身,像割痕。同时,这项重大工程推翻了两年之间直线最短的公理,不少车都得改道。

我父亲今年47岁。昨天,他参加职称评选考试,考电脑。他从网上下载了真题,连续几天做到很晚,但没能通过。他甚至把网上100来页答案一页页缩印出来随身携带。没用,因为真题有假。

他在车里不说话,和坐在副驾驶的我一样。我在想,也许和女友如实陈述,效果会好一点。

车开了一会儿,父亲打开收音机。广播里正播放路况,我们10分钟前经过的地方,正堵得如火如荼。女播音员建议那里的车友可以绕行到北边一条路。过了一会儿,女播音员反应过来北边那条路正在施工,于是,她建议车友再绕回去。

我看着车窗外。一辆公交车很满,几个老人还是硬挤了上去,好像他们也有什么急事。

母亲坐在后排,一动不动。我以为她会补救。

突然,父亲的手机响了。响了四声,我在一旁默默。

第五声时,他的左手离开方向盘,摸索起手机,按接通听键。

“什么,你大点声!”空气一缩。他既没有看右边的后视镜,也没打右转向灯,就把车向右拐,靠边停住。

我听到后面骑自行车的大妈骂了句自己的同胞。余光感觉到母亲往前倾了倾身子。她和我一样想听手机里在说什么。

“哦。知道了。我回不去,我们去外地办事了,已经走了半天怎么回去。你让小张报案。就这样吧。”他把手机放回原处,望着前方。

我和母亲在等他说话。

“超市门被砸了。”他右手挂挂,左脚松离合,“失窃了。”车缓缓启动。

衣服

□高临阳

我很意外,父亲竟然选择了失窃这样一个文绉绉的词语。

在奶奶居住的小区门口,我家开了一个经营烟酒土特产的超市。门面不大,100个平方。母亲说我存存款都用来了进货。货堆在后面的库房。我见过那个库房,成箱的白酒和陈醋,还有灰尘。我看的时候在想,父母一辈子挣下这些。店里雇了三个服务员,两个一班,隔天轮休。

超市的门有两层,外层是遥控升降的防盗铁门,护栏状,升得很慢,反正也不是它做生意。里层是两扇玻璃门。早晨因奶奶离得近,她等一个服务员来后负责开门。老人腿脚不太灵便,但钥匙在自家人手里安心。今天早晨,她六点半下楼,没等服务员来,随手按开关把外层门升了起来,接着去附近遛弯买菜。等回来时,她发现一扇玻璃门被砸,三分之一的玻璃躺在另一扇门后的冰柜上。

她傻眼了。然后给父亲打去电话。

“砸都砸了,贼能拿什么就拿呗。”父亲没有表情,右手停在二档,车向前开。

过了3秒,“还是返回去看一眼吧。”母亲说,她的身子还没退回去。

父亲在等这句话,他果然等到了。

“反正我哥那边也不着急。”母亲补充说。

父亲将车掉头,原路返回。

远远地我看到奶奶坐在超市门口,低垂着头。旁边站着服务员张姨。

父亲把车停好,拉起手刹。他关车门的声音很大,奶奶抬了起来。她的眼睛有些浑浊,像老山羊。父亲走得很快,很难想象,一个小时前他说砸都砸了。

“谁让你那么早开外面那门的?”父亲皱着眉头,算是和奶奶打了招呼。他没看奶奶,透过破玻璃门往里望。他没准备得到什么像样答案,因此严格意义上那不算疑问句。没等奶奶说话,父亲推门准备进去。

“已经报案了,人家警察说先别进去。”服务员张姨说。她音量不大,确保父亲能听到就够。

“警察来了有个屁用。”父亲推门进去,嘴里嘟囔了句。

我跟着进去。父亲扭头看了眼收钱处,收款机的钱盒被拽出来,横在地上,旁边摆烟的柜台被弄乱。他没理睬,径直往后面的办公室走去,那里有监控录像。

窃贼不知是太仓促,还是被惊动,只拿了柜台下层八九条十几块的烟,中层整条“芙蓉王”原地未动,上层“中华”盒子横在地上。因为盒子是空的,放外面只是摆设,贵的烟都在办公室柜子里,随买随拿。

周围的路人越来越多,聚在超市门口,望着里面。

奶奶早上买的新鲜白菜此刻垂头丧气,仿佛参与行窃被人捉了现行。她开始和陌生人以及母亲复述自己几点开门几点回来发现门被砸。“我走也不远,就在附近菜市场。回来时看见超市有人。我心想我没开玻璃门咋有人。里面的人出来还问我咋没店员。我这才看到门被砸赶快打手机。”

我走出超市,看到奶奶很无助。无助,父亲给她配上手机时她拿着那个小家伙也很无助,父亲让她从窗洞搬进小区第一个晚上我们告别时她也很无助。我很熟悉这个表情,它几个小时也曾出现在母亲脸上。它跑得如此之快。

“奶奶,没丢多少东西。真没事。”我如实说。她以为我在安慰她,这恰是我担心的。她表情丝毫没有懈怠。

父亲这时候出来了,问奶奶,“你平时都这么开门?开那么早干吗?”他重音落在干吗两字,没准备听答案。

“以后快不用你开门了。”他紧皱着眉。

皱纹在奶奶脸上犁得很深。我有台单反,一天带到奶奶家,在她做饭洗衣看连续剧时,拍了

一些照片,多是脸部特写。回去我在电脑上放大,放大,放大。我从未以这种距离接近过她。我很遗憾没有给父亲看过。

“小张,你跟我进去弄一下那个监控,怎么能看下回放。”父亲说,“办公室没事。”后一句是对母亲说的。

“妈,真没啥事。又没丢啥。你回家吧,这外面热得。”妈妈边说,边往家的方向扶她。

“你回吧,在这儿待着有啥用。”父亲说完,跟张姨进去。

“回吧,大妈。”路人劝奶奶。

三种让她回意味不太相同,她应该能闻到,反正我闻见了。

奶奶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土,往家走去。她走得很慢,关节炎是毛病,他们好像搀扶着彼此。

我看着她走远,低头发现,早市上她买的菜还歇在门口。

刚想张嘴叫住她,我又把嘴闭上。

办公室内烟雾缭绕,父亲和警察几支烟的工夫,看完监控录像。由于被窃金额不足2000,不予立案。警察潦草做完笔录后就告辞了。

父亲从抽屉里一厚沓名片中,翻找出修门师傅的名片,打电话叫人来修。收款机的钱盒很强壮,摔了一下依然硬朗,张姨自己组装起来。窃贼连里面仅有的100块钱零钱也没拿走,因为他没打开钱盒。

一个小时后,我们上了高速。广播在高速上无法收听,车厢内只听见空调声。

父亲突然开口,“贼是在半夜进来的,他用石头把铁栏撑开,从缝里钻进去,再把玻璃门砸开。妈早上开外面门时,远远的她也看不清,其实那时玻璃门已经被砸了。”他像一个侦探,接着补充,“再说早晨街上人也多,有贼也不敢进去。”

车厢内又只剩下空调声。

“妈,回去后我自己收拾那件T恤吧。”我说。我又怕她以为是不放心她,补充说,“反正也不贵,不过就是一件衣服。”

高临阳,1991年生,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。曾在《儿童文学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连云港文学》等报刊杂志发表数十万字。

广告

新时代的诗歌脚印 高品位的心灵坐标

欢迎订阅2015年《诗潮》杂志

执行主编 刘川

《诗潮》办刊30年,汇聚名家,力推新星,探索诗艺,书写诗史,全心效力中国原创诗歌,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最大型诗歌月刊。

《诗潮》开设好诗经典、实力诗人方阵、博客诗精选、新诗典·典中典(“新世纪诗典”精选)、名家新作、视野与版图(系统考察中国地域、流派及社团诗歌)、散文诗、诗评译潮、专题·重塑70后、古韵新声(当代中国旧体诗词精品)、国际诗坛等栏目,囊括新诗、旧体诗、散文诗、翻译诗、诗论、诗歌鉴赏,一册在手,览尽天下好诗。

《诗潮》与时俱进,引领诗歌风潮,与网络等多元媒体互动,与读者和作者互动,最快反映诗歌创作动态,贴近大众心灵需求,争作一本有态度、有正能量、有思想高度的艺术杂志。《诗潮》每月5日出版,16开本,超值112页。

邮发代号:8-17 国外代号:BM5114
 单价:8.00元 年价:96.00元。
 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 邮编:110003
 电话:024-22859033(办) 投稿邮箱:shichao2233@sina.com

“中国梦”主题创作特稿

祖国我深爱着你(诗歌节选)……谭仲池
 政治抒情诗的当代风采……张德明
 家国书写的历史情怀与人文风骨……刘波
 主持人语……谢有顺
 呐喊的尘埃(中篇小说)……宋小词
 一篇特别的八零后苦难派小说……奚榜
 一个说故事的人……高方方

小说

短篇两题(短篇小说)……王保忠
 后来(中篇小说)……张爽
 不可言喻(短篇小说)……刘奇叶
 故里三光棍(短篇小说)……何永洲
 面子问题(短篇小说)……左新良

漫笔

鱼我所欲……李长廷
 不真识颜……蔡伟璇
 画外絮语……戴一黎

艺苑

空山无人水流花开……王美怡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号上半月刊(创作版)目录

社长:谭仲池,主编:江学恭,执行主编:王溪海。主办:湖南省文联。邮购地址:410001长沙市八一一路227号。电话:0731-84582637。邮发代号42-31。半月刊,全年价312.00元。

瞧好儿吧!

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
 装帧精美 每期160页 定价10元 全年共12期定价120元
 国内邮发代号: 2-85
 国外邮发代号: M428

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
 装帧精美 每期160页 定价10元 全年共12期定价120元
 国内邮发代号: 82-106
 国外邮发代号: M1780

新浪微博 http://weibo.com/bjwx1950 www.beijingwenxue.com